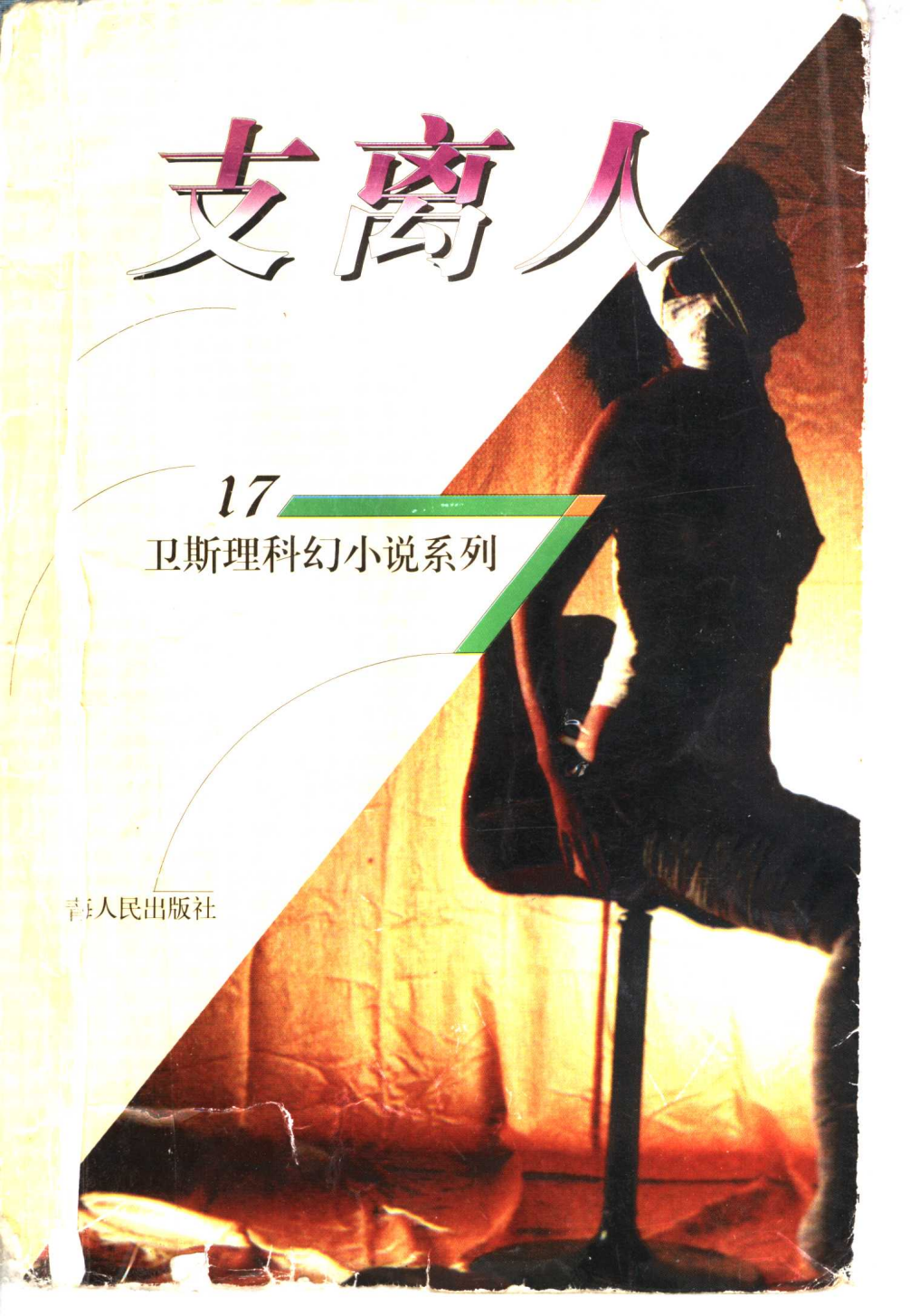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商人

17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香港人民出版社



学府书店

支离人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中山大学图书馆藏

I247.55/27



0392087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①⑦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第一部：不属身体的手与脚

第一次寒潮袭到的时候，最使人感到瑟肃，在刺骨的西北风吹袭下，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减到最少程度，午夜之后，几乎已看不到行人了。

成立青站在一扇玻璃门之前，向下面的马路望着，自门缝中吹进来的冷风，令得他的身子，不由自主地在微微发抖。

他住在一幢新落成的大厦的二十四楼，他住的那个单位，有一个相当大的平台，如今他所站的那扇玻璃门，就是通到那平台上去的。成立青将那平台布置得很舒适，但这时他却没有勇气推开门到平台上去踱步（这本来是他就睡前的习惯），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，所以他只好站在窗前看看。从二十四楼望下去，偶尔在冷清的马路上掠过的汽车，就像是被冻得不住发抖的甲虫一样。

成立青站了约莫五分钟左右，正当他准备转过身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他看到了一双手。

那是一双手，可是这双手所在的位置却十分奇怪。成立青可以看到的只是十只手指和一半的手背。因为那一双手，正按在围住平台四周的石沿上，看来，像是有一个人的手，正吊在平台的外面。

成立青陡地后退了一步，揉了揉眼睛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是眼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平台，高达二十四层，什么人会在那么冷的天气，只凭双手之力，吊在平台的外面？

在他揉眼睛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，那可能是一个贼——一个糊涂之极的贼：哪一层楼不好偷？偏偏要来偷二十四楼？若是一个吊不住，从二十四楼跌了下去……啊啊，那是一件大惨剧了。

成立青再定睛看了看，这一次，他的确看清楚了，那是一双手，而且还在向左缓缓地移动。他伸手握住了门把，顶着劲风，向外推去，寒风扑面而来，刹那之间，刺激得他的双眼，流出了泪水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然而他却只是极短的时间，至多不过两秒钟吧，成立青已大踏步地向前走去，同时，几乎已要开口，叫那攀住了平台石沿的人，不要紧张，因为一紧张的话，他可能因此跌了下去。

然后，当他张开口想出声的时候，他呆住了。

那双手不见了。

他离平台的石沿，只不过几步，他看得十分清楚，绝没有什么手攀在石沿上。

那人已跌下去了！

成立青等着那下惨叫声。可是，足足等了三分钟，寂静的午夜没有被惨叫声划破。

成立青觉得自己的颈都有点僵硬，他肯定自己是不会看错的，但如今，这双手呢？已经移开了去么？他四面看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他几乎是逃进屋子的，将门关上，拉上了窗帘，又回到了他的工作桌上。

但是他对自己工作桌上的那些图样，却视而不睹，老是

在想着那双手。

而且，他三次拉开窗帘，去看外面的平台，但是却始终没有再看到什么。

他迟睡了一个小时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的确是自己眼花了。这一晚，他当然睡得不很好，他一生中，第一次对独睡感到害怕，将毯子裹得十分紧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天气更冷，西北风也更紧。一到了午夜时分，成立青便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紧张，他突然放下了工作，立即地，他听到了那“拍拍”声。

那种“拍拍拍”的声音，来自他的身后。

成立青连忙转过身去，在刹那之间，他感到自己的身子，像是在零下十度的冷藏库中一样。并不是他看到了什么可怖的声音在发出那种“拍拍”声。他没有看到什么，那声音是来自窗外的，听来简直就是有人用手指在敲着玻璃。

但是想一想，他住在二十四楼，他房间的玻璃窗，离地至少有二百四十尺！

若说有什么人在离地那么高的窗口，在他的窗上发出什么声音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一定是一只硬壳甲虫，在撞碰着他的窗子。

成立青松了一口气，他绝不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，相反地，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缜密的工程师。但是这时候，他看到了窗外没有什么东西，又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，回到了工作桌的旁边。

当他坐在桌边，又要开始工作的时候，身后又响起了那

种“拍拍”声来。

成立青又不耐烦地回过头去，他刚才走近窗口，拉开窗帘，看到窗外没有什么之后，并没有再将窗帘拉上。所以，他这时转过头去，便立即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形了。

他看到了一只手。

那手出现在最后一块玻璃之下，中指正在敲着玻璃，发出“拍拍”声。

那是千真万确的一只手，而且手指的动作也很灵活。

成立青整个人完全僵住了，他不知该怎样才好，他双眼定定地望在那只手上，他张大了口，但是又出不了声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所感受的那种恐怖，实在难以形容。

转眼之间，那只手不见了。

那只手是如何消失的——是向下滑了下去，还是向后退了开去，成立青已没有什么印象了，他也无法知道那只手是属于什么样的人的——因为那手出现在最下一块玻璃，他无法看到手腕以下的部分。

有什么人会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中，爬上二百四十尺的高楼，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着，来“开玩笑”？

成立青立即想到了鬼！

他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平时要他想到鬼是一种实际的存在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在如今这种的情形下，他却想到了鬼。

他勉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，冲出了屋子。

他不够胆量走到窗子前去看一个究竟，当然，这一晚，他也不是睡在屋中的，他在酒店之中，心神恍惚地过了一个

晚上。

白天，他将这两晚所发生的事，告诉了他的一个手下，那是一个年轻人，叫郭明。郭明听了之后，哈哈大笑，自告奋勇，愿意陪成立青一晚。

成立青接受了这番好意，所以第三天晚上，成立青和郭明是一齐在那层楼中的。郭明像是大侦探一样地，化了不少时间，察看着平台四周围的石栏，和察看着出现怪手的窗口。

但是他却没有发现什么，他又讥笑着成立青，以为他是在疑神疑鬼。

那仍然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，夜越深，天也越冷，郭明本来不赞成拉起窗帘，因为不拉窗帘的话，外面一有什么动静，便立时可以看到了。

但是自窗缝中吹进来的西北风却终于使他放弃了这主张。

拉起了窗帘之后，房子里暖了不少，人的神经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了。

郭明啜着咖啡，打着呵欠，他正要下结论，表示一切全是成立青的神经过敏时，外面平台上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

那阵脚步声相当轻，但是在静寂的夜中，也足可以使人听得到。

郭明和成立青两人，互望了一眼，一齐转头，向通向平台的玻璃门看去。

郭明刚才还在讥笑成立青疑神疑鬼，但是如今他的脸

色，看来却比成立青更白。他们看不到什么，因为玻璃门给接近地面的长窗帘挡着，看不到平台上的情形，也看不到向平台走来的是什么人。

但是他们都毫无疑问地听到那脚步声，而且，他们也听得出，脚步声是在渐渐向玻璃门移近。

郭明和成立青两人，都坐着不动。

脚步声突然停止，他们两人也看到了一双脚，他们之所以能看到一双脚的缘故，是因为那一幅窗帘，最近洗过一次，缩了，短了一些，所以，在地面和窗帘之间，有一点的空隙，空隙使人可以看到贴近玻璃门而立的一双脚。那双脚上穿的是名贵的软皮睡鞋，一双鲜黄色的羊毛袜子。

一个小偷，是绝不会穿着这样的鞋袜来行事的。

那么，这时站在玻璃门外，和他们之间只隔着一扇玻璃和一幅窗帘的，又是什么人呢？

成立青低声道：“不，不！”他以手托着额角，面上现出十分痛苦的神情来。

郭明像是被成立青这种痛苦的神情所刺激了，他是来保护成立青的，他怎可以这样子坐着不动？他陡地生出了勇气，一跃而起，冲过去伸手去拉窗帘。

他太用力了，将窗帘整个地拉了下来。

可是，玻璃门外，并没有人。

郭明呆了一呆，突然之间，他张大了口，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来！

他们两人看到了那对脚——那只是一对脚，这对脚不属于任何人，一对穿着黄色羊毛袜和软皮睡鞋的脚，正在向

外奔去，越过了石栏，消失了。

郭明不知道他自己叫了多久，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只觉得自己的身子，抖得比什么都厉害，他一步步地向后退来，抓住了成立青的手臂，口唇哆嗦着：“成……先生……成先生。”

成立青比郭明也好不了多少，但他究竟是中年人了，他比郭明镇定些，但也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到……你的家中去过一晚吧。”

第三晚，他们两人是在郭明家中过的。

第四晚，他们两人，来到了我的家中。

他们两人之所以会来到我的家中的缘因，是因为郭明的一个父执，和我是朋友，郭明知道我对一切怪诞的事情有兴趣，所以他才和成立青两人一齐来的。他和成立青两人，化了一小时的时间，将三个晚上连续发生的事，讲了一遍。

他们要我在今天晚上到成立青居住的那地方去。

我不准备答应他们——我不是一个对“鬼”没有兴趣的人，一双不属于任何身体，而能奔走的脚，更使我感到有意思，而且，还有那双手哩。

但是我和白素新婚不久，与其去看鬼，我宁愿面对娇妻。

我在想，用什么话，才能将这个特殊的邀请推掉呢？

白素就坐在我的身边，成立青和郭明两人，则神色紧张地坐在我们的对面。

我笑了一下：“两位所说的话，我的确感到十分有兴趣。

但是，两位应该知道，鬼这样的东西，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存在，而是一种感觉——”

我企图说服他们，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看到什么，而只不过是感到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而已。但是我的话还未曾讲完，郭明已急不可待地道：“我们的确是看到那双脚的，真的看到，你别以为我们是眼花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我并不是说你们眼花了，你们可能是期待着看到什么，所以，神经便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这才使你们以为有一双脚在行走的。”

一直没有出声的成立青，直到此际，才不表同意地道：“卫先生，照你的说法，我们两人在第三晚看到的，仍应该是手，而不是脚。因为前两晚上我看到的是手，郭明受了我的影响，他‘期待’的，也应该是手，对不对？”

我反倒给他们两人驳得讲不出话来了，只得转头向白素望了一眼，带着歉意。

我的意思是：我不得不去了，看来我们至少要分开一个晚上了。

白素却笑了一下：“我和你一齐去。”

人是十分奇怪的，一些最简单的事情，有时竟会想不起来。我大费周章地在拒绝着成立青和郭明两人的邀请，但却未曾想到，我可以根本不和白素分开，我们是可以一起去的。

事情就那么决定了！

半小时后，我和白素、成立青、郭明三人，到了那幢大厦的门前。那幢大厦的气派十分宏伟，是以到了门口，便给人

以一种冷清的感觉。

我们一齐进入了电梯，电梯向上升去，一直到了二十四层，才停了下来。

二十四楼是最高的一层，大厦的设计是越往上面积越小，二十四楼只有一个居住单位，就是成立青的住所。

而二十四楼再上一层，就是天台了，通天台的门锁着，寒风却仍然自隙缝中卷了下来，令得电梯的穿堂中十分凄清。

成立青是一个十分喜欢清静的人，他的确拣了一个十分清静的居住环境。

我在成立青开门的时候，走上了通向天台的楼梯，向通往天台的门口张望了一下。

通往天台的木门外有一道铁闸，要偷进天台去，倒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等我回到门口之后，成立青已开了门，在延客人室了。

那个居住单位布置得十分清雅，成立青是一个独身主义者，整个居住单位，只有他一个人住，有一间卧室，一间工作室和一个厅。我一进屋，就打开了玻璃门，走到那个面积十分大的平台上。

我一直来到了石沿之旁，向下望去，下面的行人小的几乎看不到。若说有什么人，能双手攀在石沿上，那真不可想像。

我退到了屋中，关好玻璃门，白素提议我们玩桥牌来消磨时间，我们都同意了。但是我和白素两人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成立青和郭明的心神不属。

午夜了，成立青放下了纸牌：“我们别再玩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成先生，你看，一到时候，你便开始期待了。”

成立青并没有回答我，但他的面色，却十分难看。

同样地，郭明也显得很紧张。神经质是会传染的，白素也有点面色异常起来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屏住了气息，一言不发。

屋中静到了极点！

我耐不住这种异样的寂静，便站起身来，向通向平台的玻璃门走去，玻璃门旁，我向漆黑的平台一看间，突然看到三只脚！我不禁大吃一惊，刹那之间，几乎怪叫了起来。

然而我还没有叫出口，便哑然失笑了，我看到的那几双脚，全是屋内人的，因为室内光线亮，所以在玻璃上起了反光，乍一看来，像是平台外面有脚了。我转过身，向平台外指了指：“你们看——”

我是以极其轻松的态度在说着话的，我是想叫他们看看这种玻璃反光，构成虚影的情形。

可是，我才讲了三个字，便发现他们三个人，包括白素在内，神色都苍白得骇人，我立时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成立青和郭明两人，都已讲不话来，白素的声音也在发颤：“天啊，就在你的身后！”

我连忙再转回身来，面对着玻璃门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也看到了。

那绝不是我刚才所想像的虚影，那是确确实实的实体！我看到了两只手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只是两只手。

那是一双男人的手，手指长而粗，在右手无名指上，还戴着一枚戒指，那是一枚“猫儿眼”戒指。那两只手，一只按在玻璃上，一只正握着玻璃门的把手，想将玻璃门拉了开来。但玻璃门是锁着，所以那手拉不开。

我呆在原地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这是什么？我的心中不断在自己问自己。

无疑地，这是一双手，但是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我的脑筋因为过度惊讶而开始变得浑噩不清起来，然后，突如其来地，那双手消失了。

那双手消失了之后的一分钟，才有人讲话。第一个讲话的是白素。她道：“你看到了没有，你看到了没有？”

那时候，我也开始镇定了。

我连忙向成立青要了玻璃门的锁匙，打开了门，向外走去。

在那片刻之间，我下了两个假定。

第一，我假定那双手是假的，橡皮制的，而由钢丝操纵着，一个熟练的操纵者是可以做到这一点；第二，我假定那人的身上，全都穿上了漆黑的衣服，我们便只能看到他的双手，而看不到他身子的其他部分。

但是当我出了平台之后，我立即发现我的两个假定，都是不成立的。第一个假定若是成立，那一定有许多支架来支持钢丝的活动，但事实上，除了一根收音机天线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

如果说一个人穿了深色的衣服，这本来就是十分牵强的事，而且，这个人是由什么地方撤退的呢，我自问身手不

弱，但是要我在那么短的的时间内，从二十四楼撤退，那也是没有可能的事。

两个假定都不成立，那么在理论上，我就必须承认那一双手，的确是不属于任何人的，只是两只手！

一双手，独立地存在，这算是什么？

不单是两只手，而且还有两只脚——成立青和郭明曾见过的，我如今已对他们的话，再不表示怀疑了。

这难道是什么星际人？星际人的形状，恰好像地球人的手或脚？

就算有什么可能的话，那么手上为什么还要戴着戒指，脚上为什么还要穿着袜子和鞋子？我的最荒诞的假定，看来也不能成立了！

我在平台上呆立了好一会，才到了屋中。

成立青苦笑了一声：“卫先生，那……是什么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暂时还说不出所以然来。”

郭明面青唇白地问道：“是……是鬼么？”

我仍然摇着头：“我不认为鬼会像手和脚，我说不出那究竟是什么。”

成立青叹了一口气：“刚才，那手想打开门来，他想打开门来作什么？”

我的心中陡然一动：“成先生，你可认得出这一双手是属于什么的？那手上还戴着一枚猫眼的戒指，你想一想！”

成立青呆了许久才道：“没有，我想不出来。刚才我也见到了那粒猫眼石，如果我曾经见过的话，我一定想得起来的。”

我踱来踱去，这实在是太离奇了，这是难以设想的事情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怪物，如果是一个怪物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设想他来自不可测的太空。

但如今我们看到的，却是普普通通的一双手，那是应该属于一个人的，然而此际它们却又不属于任何人，一双游离的手，一对游离的脚！

时间慢慢地过去，我们四个人很少讲话，只是默然地坐着，也很少动作。

一直到了清晨三时，仍然没有什么别的变化，我才站了起来：“成先生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成立青苦着脸：“这里所发生的事——？”

我道：“我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，如今，你不必再在这里住下去，再请你将这层楼里的一切钥匙，暂时交给我保管，可以么？”

成立青忙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的。”

我来回又走了几步，等到成立青收拾了一点东西，和他们一齐出了层子，坐电梯下了楼。成立青暂时住在郭明的家中。

我和白素到了家中，我们几乎一夜没有睡，讨论着那件怪事，但是却一无结果。

第二天，我约了一些灵魂学专家，一齐到了那屋子中去等候，可是竟没有结果。

第三晚，我们仍在等候，又带了摄影机，准备一有怪现象出现，便立即将它摄下来，慢慢研究，可是也没有结果，不论是怪手或是怪脚，都未曾再出现。

一连半个月，我都空候，我决定放弃这件事，我通知成立青，他可以搬回去了。但是成立青索性放弃了那层楼，那是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，他仍然按月付着款，但是却听凭那层楼空着不去住。

又过了几天，已是圣诞节了。

这是一个不论宗教信仰如何，都使人感到有气氛的节日，我和白素两人，在许多的邀请中，选择了一个比较情投意合的晚会去参加。

那一天天气仍然很冷，那晚会的主持人是一所高等学府的教授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已经有不少客人了。这一切，本来是不值得详细叙述的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缘故，是因为当主人杨教授，向我介绍到会的客人之际，在他讲到“邓先生”时，在我面前站着的，是一个高大的男子。

那男人礼貌地伸出手来，我自然也与他握手如仪，就在他握手之际，我像是触了电一样。

他的手粗而大，而在无名指上，戴着一只猫儿眼石的戒指。

那只猫儿眼石的戒指，式样十分奇特，而那粒猫眼石也圆而色泽佳，是上好的宝石。

这粒宝石、这只戒指，我是见过的。

在成立青住所的那个平台上，我就曾看到过这只戒指。当时，这只戒指是戴在一只粗而大的手上（就像现在被我握着的那只手），只不过当时那只手是不属于任何人的，只是一只手！

当我发现了那枚戒指的一刹那，我心中实在极其震惊，